

磨坊信札

[法] 阿尔丰斯·都德 著
袁俊生 译



在淡黄色的降e小调中
来一场与普罗旺斯的邂逅吧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磨坊信札

[法]阿尔丰斯·都德__著

袁俊生__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磨坊信札 / (法) 阿尔丰斯·都德著; 袁俊生译.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7.9
(中画译典)
ISBN 978-7-5146-1516-6

I. ①磨… II. ①阿… ②袁… III. ①散文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0869号

磨坊信札

[法]阿尔丰斯·都德 著 袁俊生 译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张 轶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6

字 数: 125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46-1516-6

定 价: 22.00元

目录

- 001/ 初入磨坊
- 005/ 波凯尔的驿车
- 010/ 高尔尼师傅的秘密
- 017/ 塞甘先生的山羊
- 025/ 繁星
- 032/ 阿莱城的姑娘
- 038/ 教皇的骡子
- 050/ 桑吉奈尔的灯塔
- 057/ “塞米扬特号”沉船始末
- 065/ 海关职员
- 070/ 居居尼昂的神父
- 078/ 老夫老妻
- 087/ 散文诗
- 095/ 毕克休的皮包
- 102/ 金脑人的传说

107/ 诗人米斯特拉尔

116/ 三遍小弥撒

127/ 橙子

132/ 两家小旅店

138/ 在米里亚纳

152/ 蝗虫

157/ 戈谢神父的药酒

170/ 在卡马尔格

183/ 怀念军营

初入磨坊

原来是那些兔子受到了惊吓！……很久以来它们见磨坊的大门总是关着，磨坊内及平台上都长满了杂草，最终以为磨坊的主人早已断了香火，自然觉得这是个极佳的生息之地，便把这磨坊整理成一座大本营，一个战略中心：这儿成了兔子们运筹帷幄的好地方……我来到磨坊的那天晚上，足有二十来只兔子在平台上围坐成一圈，真是一点儿也不夸张，它们借着月光在搓爪子……天窗刚打开一条缝，哧溜一声，这支宿营部队即刻便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它们翘着尾巴，露着白白的屁股，向树林里溃逃而去。我真的希望它们能再回来。

还有一个家伙见到我也显得有些惊恐不安，那是一只阴险的老猫头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它客居在二楼，住在这座磨坊里已有二十多年了。我在楼上的房间里发现了它，它一动不动端端正正地栖息在风车的动力轴上，四周满是泥灰和塌落下来的瓦砾。它瞪着圆圆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认不出我是谁，便惊愕地“呜，呜”叫起来，并艰难地抖动那沾满灰尘的灰色翅膀。这帮讨厌的沉思者，竟然从不洗刷自己的羽毛……这倒也无所谓，它那副沉思的样子，眨动的双眼，略带愠色的面容真的讨我喜欢，我喜爱这只不声不响的猫头鹰，远胜于其

他寄居者，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延长了它的寄居期。它依然像过去一样占据着磨坊的顶层，从屋顶的天窗自由出入。我把楼下的房间留给自己，这是一间四壁用石灰刷白、低矮的拱顶小屋，就像修道院的食堂一样。

我就在这间小屋里给你写信，房门大敞，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

一片美丽的松树林在阳光下油光闪亮，更显得郁郁葱葱，它从我面前一直延伸到山坡脚下。远在天际的阿尔卑斯山清晰地勾勒出那精美的顶峰……万籁俱寂……只有从远处隐隐约约飘来阵阵短笛声、杓鹬在薰衣草丛中的啾鸣，还有大路上骡队的铃铛声……普罗旺斯省这诗情画意般的景色正是在阳光下才显得生机勃勃。

那么，到如今，你们那嘈杂昏暗的巴黎又有什么值得我惋惜的呢？我在这座磨坊里真是惬意极了！我过去一直在寻找的这座世外桃源真是美极了，它远离尘嚣，远离车马，远离浓雾：它是那么馥郁，那么温馨！……我周围有那么多美妙的事物！我到这儿才来了一个星期，可我的脑海里已填满了种种印象和回忆……对了！就在昨天傍晚时分，我亲眼目睹了羊群返回山脚下农庄的盛况。我发誓！这种壮观的场面在巴黎绝对看不到，你拿这周巴黎上演的所有剧目跟我交换，我都不换给你。你体会体会吧。

应该告诉你，在普罗旺斯，天一热，人们便把牲畜赶进阿尔卑斯山，这已成为一种习惯。牧人和牲畜要在山上待五六个

月，风餐露宿，卧在齐腰深的草丛中，到深秋凉意起时，他们便从山上返回农庄，在散发着迷迭香气的灰灰的山岗上，让牲畜尽情地啃吃秋草……昨天傍晚，正是羊群返回家乡的场面。一大早，羊圈的两扇大门就打开了。每间羊舍里都铺上了新鲜的干草。人们不时念叨着：“他们这会儿到了埃吉耶尔，现在他们到巴拉杜了。”黄昏时分，突然传来喊声：“他们回来了！”只见远处一大群羊在飞扬的尘土中雄纠纠地向前迈进。整条大路似乎都在随着羊群流动……老公羊走在最前面，犄角朝前方刺着，样子十分凶猛；紧随其后的是一大群绵羊，羊妈妈显得有些疲倦，小绵羊寸步不离地跟着母亲；头顶红色绒球的大骡子背驮着筐，里面放着刚刚出生的小羊羔，它们随着骡子的步伐晃来晃去，就像睡在摇篮里；再后面是热得吐着长舌头的牧羊犬；两个高大的牧羊人活像两个调皮鬼，身披深棕色的粗斜纹呢大衣，一直拖到脚后跟，就像披着庆典时穿的长袍一样。

这一大群羊快活地从我们面前经过，拥进羊圈的大门，隆隆的蹄声就像一阵倾盆而下的暴雨……而家中的气氛又是何等的热闹呀。几只身披翠绿羽衣、点缀着金色羽毛的大孔雀，头顶罗纱般的羽冠，栖息在高处，认出久违的羊群，发出号鸣般的叫声来欢迎它们。已进入梦乡的家禽猛然被惊醒了。鸽子、鸭子、火鸡、珠鸡等所有的家禽都站了起来。整个禽棚都沸腾了，母鸡们准备咕咕不停地说上一个晚上！……绵羊身上依然带着阿尔卑斯山的野味芳香，仿佛每只绵羊的绒毛里都裹着高山上充满活力的气息，让它们陶醉、欢舞。

在这一片喧闹声中，羊群返回各自的圈中。没有什么能比回家更可爱。老公羊又见到了食槽而激动不已。所有的小羊羔，所有那些在牧途中降生的羊羔，过去从未见过农庄的模样，看着周围的一切不免有些惊讶。

然而，最让人心动的是那些牧羊犬，这些牧羊人的帮手，追前跑后地紧随着羊群，在农庄里也只看护羊群。在羊未入圈、栅栏门未插、牧羊人未用餐前，不管看家狗在它的窝里怎么呼唤它们，不管装满清澈井水的水桶怎么向它们示意，它们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待诸事完毕之后，它们才心安理得地回到窝里，一边舔吃盆里的菜汤，一边向农庄里的伙伴们讲述它们在高山上所做的一切，那是一片阴暗的地方，有狼群出没；还有长得高大的紫色的毛地黄，叶上的露珠真是晶莹剔透。

波凯尔的驿车^[1]

我到这儿的那一天，乘坐的是波凯尔的驿车，那是一辆老掉牙的简陋的公共马车，每天收车之前也走不了多远的路，可它却沿着大路优哉游哉地走着，一直磨蹭到傍晚，就为做出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的样子。不算车夫，搭车的共有五个人。

一位是卡马尔格的看门人，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长着一身体毛，倒更像一只野兽，两只大眼充满血丝，耳朵上戴着银耳环。另外两位是波凯尔人：面包师和他的揉面工，两人都是红脸膛，大口地喘着粗气，但他们的侧面倒很英俊，活脱两枚印着维特留斯^[2]头像的古罗马勋章。还有一位坐在车前，紧挨着车夫，一个……人，不！倒不如说是一顶帽子，一顶用兔毛制作的大帽子，他一言不发，只是神色忧郁地盯着前面的大路。

这几个人彼此相识，他们无拘无束地高声谈着自己的事。那位卡马尔格人说他刚从尼姆回来，因用长叉扎伤一位牧羊人而受到预审员的传讯。卡马尔格人很容易发火……而波凯尔人

[1] 本文最初发表于1868年10月16日的《费加罗报》上。——原注

[2] 维特留斯（15—69），罗马皇帝。

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两位波凯尔人在谈论圣母时，不正想把对方掐死吗？面包师所在的教区好像很久以来一直信奉那怀里抱着圣婴耶稣的玛利亚，普罗旺斯人称她为“仁慈的圣母”；揉面工则与他相反，在一所新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新教堂供奉的是无玷始胎的圣母，画像上的圣母眉清目秀，面露微笑，双臂下垂，双手放出无限的光芒；这正是争论的起因，应该看看这两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如何对待对方和他们的圣母的：

“你那无玷始胎圣母真够漂亮的！”

“你和你那‘仁慈的圣母’见鬼去吧！”

“在巴勒斯坦，你那圣母行为可不怎么端正！”

“嘿！瞧瞧你那丑陋的圣母吧！谁知道她都干了些什么……还是去问问圣约瑟吧。”

为了让对方信服他们曾到过那不勒斯港，两人差点动了刀子。说真的，要不是车夫出面干预，我觉得这场有关神学的争论真得靠武力来收场了。

“别拿你们的圣母来烦我们了。”车夫笑着对波凯尔人说，“这都是女人的事，男人根本就不该跟着瞎掺和。”

说着，他甩了一个响鞭，脸上露出一丝不信教的神色，让大家都默认了他的主张。

争论到底是结束了，可面包师正在兴头上，不把他自己那点激情宣泄出去，他是不甘罢休的。他朝那位戴帽子的人转过身去，这人可怜巴巴地缩在驿车的一角里，神情忧郁，默默不语，面包师用一种挖苦人的语气对他说：

“喂！磨刀匠，你媳妇呢？……她倾向于哪个堂区呢？”

看来这句话肯定有非常滑稽的隐意，因为整车人都哄堂大笑起来……可磨刀匠却没有笑，他似乎什么也没听见。见此情景，面包师又转身对我说：

“先生，您不认识她媳妇吧？那可是一个怪女人！在波凯尔找不出第二个像她那样的女人。”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磨刀匠一动不动，连头也不抬，只是低声说道：

“面包师，住嘴吧。”

但这该死的面包师根本不想闭嘴，而且说得更起劲了：

“蠢猪！咱们的伙伴才不会抱怨娶这么个女人呢，跟她在一起，任何烦恼都不会有……您想想，每隔半年就被人拐走一次的美人，她回来的时候，不总得有好多新鲜事要对您说吗……不管怎样，这可是奇怪的小两口……先生，您想想，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嘿！这女人就跟着一个卖巧克力的跑到西班牙去了。

“丈夫被孤零零地甩在家里，哭闹、酗酒……他像疯了似的。过了一段时间，美人回来了，身着西班牙服装，还带回一只小铃鼓。大家都对她说：‘快躲起来吧，他会杀死你的。’

“要杀她，哼！没那么回事，他们又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了，她还教他敲巴斯克鼓呢。”

车上的人再次哄然大笑起来。磨刀匠待在角落里，依然未抬头，口中喃喃道：

“面包师，别说了。”

面包师就像没听见一样，接着往下说：

“先生，您大概认为，美人从西班牙回来就该安分守己了吧……咳，别提了，她丈夫可真沉得住气！她又想和别人私奔了。跟西班牙人跑了之后，又换成了军官，接下来是罗讷河上的一名船员，再后来是名乐师，再往后……谁知道会是什么人？奇妙的是，每次都像是一场闹剧。媳妇私奔了，丈夫大吵大闹；她回来了，他也就安心了。可总有人把她拐走，他又总能把她拢回到身边……您觉得这丈夫是不是特有耐心！坦率地讲，这位娇小的磨刀匠夫人长得确实漂亮……就像一只红雀：活泼，娇美，身材匀称；这还不够味，她那白皙的皮肤，浅褐色的双眼，总是微笑着瞅着男人……真的，巴黎人，您哪天要是经过波凯尔……”

“喂！面包师，你住嘴吧，求你了……”可怜的磨刀匠用凄切的语调再次哀求道。

就在这时，驿车停了下来。我们到了昂格洛尔家的农庄。那两位波凯尔人就在这儿下车，我发誓绝不想留住他们……那个面包师可真会戏弄人！他已走进了农庄大院，可他那笑声却还未停下来。

那两个家伙下车后，车内就像空了一样。卡马尔格人在阿尔勒下了车，车夫也下了车，与驿车并肩走在大路上……车上只剩下我和磨刀匠，我们各守一方，相对无言。天气很热，皮制的车篷顶被烤得火烫。我不时觉得双眼睁不开，头也变得沉重起来，可就是睡不着。“住嘴吧，我求你了。”这如此悲伤、如此温和的呼唤始终在我耳边回荡……

他也一样，可怜的人！他也睡不着。向他的背影望去，我见他那宽阔的双肩在抽搐，他的手，一只苍白而又笨拙的手，扶在椅背上颤抖着，倒更像一只老人的手。他在哭泣……

“巴黎人，您到了！”车夫突然冲我喊了一声，他用鞭子将那座绿色的山岗指给我，伫立在山岗上的磨坊风车就像一只巨大的蝴蝶。

我赶紧下车。从磨刀匠身边经过时，我竭力往那顶大帽子下面瞧，真想在离去之前看清他的面孔。这个倒霉蛋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猛然抬起头，两眼直盯盯地瞧着我。

“朋友，您仔细瞧瞧我。”他用低沉的嗓音对我说，“将来哪天在波凯尔出了事，您可以说知道这事是谁干的。”

这是一张阴沉忧郁的面孔，一双不大的眼睛显得十分憔悴，眼中噙着泪花，但在他那低沉的嗓音中却充满了仇恨。仇恨正是弱者发怒的表示！……我要是磨刀匠的媳妇，一定会提防着……

高尔尼师傅的秘密^[1]

弗朗塞·玛玛伊，一位吹短笛的老艺人，不时到我家来闲坐聊天。一天晚上，他一边喝着烧酒，一边向我讲述了发生在这一带的一场小悲剧，我这磨坊20年前还是这场悲剧的见证人呢。这位老好人的故事让我感慨万分，我试着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们听。

亲爱的读者，您想想看，坐在一壶醇厚、香馥的美酒前，聆听饱经风霜的短笛老艺人讲故事该多么惬意。

先生，我们这个地区过去可不像现在这么死气沉沉、毫无生气。那会儿，这里的面粉生意极红火，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把麦子送到这里磨成面粉……村子四周的山岗上到处都是磨坊的风车，不管朝哪个方向望，抬眼便能看见风车的叶翼在松树林上方随风旋转；一列接一列小驴队驮着口袋沿山间小路上上下下；平日每天都能听到山岗上传来的鞭子声，叶翼上帆布的撕裂声，还有磨坊帮工的劳动号子声。听着这热闹的声响，真是一种享受……一到星期天，我们便成群结队来到磨坊。山岗

[1] 本文最初发表于1866年10月20日的《事件报》上。——原注

上的磨坊主们拿出白葡萄酒来款待我们，磨坊主妇们个个都长得十分漂亮，像高贵的皇后一样，那镶着花边的包头巾和纯金的十字架首饰使她们更加楚楚动人。我随身带着短笛，大家跳起了法朗多拉舞，一直跳到深夜。您瞧，这些磨坊给我们这个地区带来了欢乐和财富。

不幸的是，巴黎来的法国人却打算在达拉斯贡大路旁建一座蒸汽动力的面粉厂。新东西总是好的嘛。人们开始习惯把麦子送到面粉厂去，风力磨坊也就没活干了。有一段时间，风力磨坊还试图与面粉厂一决雌雄，但蒸汽的力量太强大了。说来可怜呀！所有的磨坊先后都被挤垮了……再也看不见那些小驴队了……漂亮的磨坊主妇们卖掉了她们的金十字首饰……白葡萄酒喝不着了！法朗多拉舞也没法跳了！西北风依然呼呼地刮着，可风车的叶翼却再也转不起来了……后来，有那么一天，镇政府下令拆除那些破磨坊，在原地种上了葡萄和橄榄树。

然而，在这场劫难之中，只有一间磨坊傲然挺立，在面粉厂的眼皮底下，在小山岗上继续顽强地转动着。这就是高尔尼师傅的磨坊，正是此时此刻我们在此聊天的这间磨坊。

高尔尼师傅是个老磨工，干磨面粉这个行当已经六十年了，对他当时所处的境况气恼得要命。一家接一家的蒸汽面粉厂开了张，简直把他气疯了。一周之内，他便跑遍了整个村子，把大家伙儿都聚集在自己周围，鼓足了劲冲大家喊，称有人要用面粉厂磨出的面来毒害普罗旺斯人：“都别到那儿去磨面，那帮强盗，居然要用蒸汽做面包，蒸汽是什么，那是魔鬼发明的东西；而我呢，是靠西北风和北风磨面，那可是仁慈的

上帝吹的气呀……”类似这种称颂风力磨坊的话，他还能编出许多来，但没有人肯听他的。

这可把老汉气坏了，他把自己关在磨坊里离群索居，就像一头不合群的困兽。他甚至不愿意将孙女维瓦特留在身边，这孩子才十五岁，自从她父母去世后，在这个世界上爷爷就是她唯一的亲人了。可怜的小姑娘迫于无奈只得自己谋生，到各处的农庄去打工，收割、养蚕、采摘橄榄，什么农活都干。可她祖父看上去确实十分疼爱她，他常常顶着烈日，徒步走上十几里路到她干活的农庄去看她；待来到她身边时，他一边看着她，一边落泪，不惜待上几个小时瞧着她……

在这个地区，大家认为老磨工是出于吝啬才把孙女打发走的，让他孙女到一个接一个的农庄里去卖苦力，还要受农庄主的欺辱，饱受打工妹的种种苦难，这无非使老汉丢尽了脸面。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像高尔尼师傅这么有名望的人，过去一直受人尊敬，可现在居然赤着脚，戴着破帽子，腰束一条烂腰带，在大街上到处闲逛，倒像个吉卜赛人……说真的，一到星期天，见他那副模样进教堂做弥撒，我们这些老伙伴都为他感到脸红，高尔尼自己也感觉到了，从此也就不敢再坐到堂区管委的专座上了。他总是坐在教堂的最后边，靠近圣水缸，和穷人们在一起。

在高尔尼师傅的生活里，有件事总让人琢磨不透，村子里已经很长时间没人给他送麦子磨了，可他那磨坊的风车依然像往常一样旋转着。傍晚时分，人们总能在山间小路上碰到老磨工，他正赶着驴运面粉呢。